

谈谈陈其美

魏伯桢

(一)

陈其美是浙江吴兴人，比我大两岁。我原名炯，浙江鄞县人，在日本和他认识。那时我们都是去日本学警察的。我到日本在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三、四月间，由驻日公使馆介绍，进入东京警监学校第三班，其美比我早两个月进入该班。

这个学校是新设的，没有宿舍，学生只得租住民房，我们因住房毗连，过从较密。他和我对同住一房的庄之盘（奉化人）更为友善，自此我们三人便无话不谈。那时星期假日有许多同乡前来谈天，座上客常满，蒋介石也是其中的一个。这时他叫蒋志清，在日本学陆军，因为留日学陆军，限制较严，身价较高，陈其美对他另眼相看，倍示亲密，两人相处，如同兄弟。

当时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开出新政项目，分九年实行，警察改革须在几年之内完成，所以清政府用官费派人到日本学警察。但当时日本并无警察学校，乃由驻日公使向日本教育部交涉，商请日本大学代我国设计，因而有用翻译教课、一年毕业的警务学校出现（民初任众议院议长的褚辅成和任参议院议长

的王家裏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后来因学警察的人 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又以一年的时间太短,乃由驻日公使再度商请日本当局办起两年毕业的警监学校。警是警察,监是监狱,那时中国各地监狱非常腐败,若要行宪,必须加以改革,东京警监学校用警监两字的原意,就在于此。

次年一九〇七年某月,其美认为警监学校学生已达八百多人,每人每月学费五元,收入共四千元,而大学老教员到校授课者少,挂名的多,与入学时所标榜的延聘大学著名教师授课的宣传不符,因而与学校当局争论起来。其美以“只知自己图利,罔顾学生学业”为理由,印发传单,利用日本学派分歧,要求同学赞助,另办一个东斌学校,课目与警监相同,但教员尽量聘请著名大学的头等教授。我以警监学校是我国驻日公使商请日方教育部开办的,学生以官费为多,而且都是内地政府所指定,不能轻易改变,现警监校方见学生要办新校,已自己转圜,允许添聘几位名教师以满足学生的愿望。当时我曾劝其美趁此收篷,不要再闹。但其美坚持要办新校,庄之盘附和。后来东斌的牌子虽然竖立起来,但办学人哪里请得到许多好教师,结果其美等由警监转到东斌的同学只好提前毕业,办理结束。庄之盘在东斌毕业,其美则早已离校回国。以上是他留学日本时期的情况。

(二)

其次,谈谈陈其美和应桂馨的关系。应桂馨原名桂声,与我同是鄞县人,他家住在鄞县西乡密岩,距城有一百数十里之遥。他的父亲叫应文生,在上海开石匠作坊发了财,在乡下建筑了新屋。其时清政府提倡办学,桂馨就闻风而动,办起学校来。

他的办学，据说是把他家前后左右的民房民田一概划作校舍或操场，加以占用。最使人注目的，是在屋外砌起了高大的黄色照墙，在清朝只有大官僚告老还乡，才能这样办。他还养了好多匹马，每日骑马试剑，因此触犯众怒，联合起来禀告到县里和府里。宁波府的教育会，那时是当地教育部门的最高机关，派员调查属实，就把这个学校（学校叫什么名称已忘了）勒令封闭。桂馨向府县求直，而府县早已与府教育会联系，无状不驳。桂馨的学校虽被封闭，所有教师并未解散，天天在他家里开会想办法，桂馨自己则跑到上海，不知由谁介绍晤见了陈其美。那时其美正闹穷，碰到这位有钱的大少爷，就满口答应代为翻案。

不久，其美到宁波来办理这事。他探得我已由日本回国，便乘轮到甬找我。我见他身穿白纺绸西装，打扮得很漂亮，询问来由，他说是为了调查应桂馨的事。早点后，我陪他一同访问县教育会、府教育会以及宁波府中学堂负责人。他每到一处便和该处负责人大声争辩，我只听得这些负责人说：“这是我们宁波人的事，你是吴兴人，与你无涉，请你去管管吴兴的事好了”。大家不欢而散。

他到密岩调查完毕回沪，其时宁波轮船章程，下午四时半开船，我送他下船后，回到家里，发现有“学生陈其美”署名的禀浙江抚台电稿的传单，并悉各学校各机关都发现同样传单，可见他事先就有布置，其措词无非骂教育会偏听、武断、摧残教育等等。而甬人却都以为陈其美有神经病，多管闲事。但次日，浙江抚台却根据陈其美的电禀行文，要宁波知府彻查禀复，一时传为奇谈。

自此以后，应桂馨便一直同其美合作，做秘密工作。一九一三年，袁世凯以宋教仁为国民党中坚人物，怂恿国务总理赵

秉钧收买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刺杀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事后这几位谋刺功臣又被袁世凯谋杀灭口。据说武士英是由应桂馨收买来的，所以应桂馨所得金钱报酬更多，这岂是陈其美所能预料的。

我在辛亥年暑假中，曾来上海与陈其美会面，并去杭州拜访庄之盘。这年农历九月十四日上海光复，宁波在十五日光复，而杭州反比宁波后一天，是十六日光复的。陈其美做了沪军都督以后，我为了购买军衣，又到过上海同他见面，他约我在夜里十二时半相见，不料待至次日凌晨三时才碰面。他赠我德国造小手枪十二支，要我结束宁波事务，来上海担任警察局长职务，我以上海情形不熟悉复之，他就改请周骏彦担任（周亦警监同学，后来做浙江盐运使），大约三、五个月后，另派卢钟岳接充。卢是诸暨人，也是警监学校的同学，曾与徐锡麟一起在安庆谋刺恩铭，事败后逃出未遇害，后做众议院议员。

其美有手段，能交际，但缺少武力。黄膺白（鄂）为他策划，首先派张群（岳军）为一团团长，并派蒋介石赴宁波招兵，任第二团团长（这团是四个营，第一营营长是王柏龄）。同时另外编了一支别动队，由李征五统率，其中有张宗昌队伍（李征五系浙江镇海小港人，大族有七兄弟，他居第五，人们都叫他五老板）从关外前来参加的。

陈其美最喜欢发传单，在日发过一次，在宁波发过一次，任都督后，则改发通电。一般来说，他的通电特别多，直到通电无灵，“二次革命”失败后，便流亡日本。

——摘自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我是怎样认识陈英士的

张 奚 若

陈英士（其美）也是这时（辛亥年在上海）认得的。那时候陈英士当然是官方注意的人物，我和他初次是在堂子里见面的。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有他最喜欢的姑娘。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花酒，也是陈英士请的。可是那个时候最熟的还是宋遯初。

不久我就去日本买军火。……从日本回上海之后，常常和陈英士商量运武器的事，来往比较多。陈住马霍路，答应帮我东西由上海运到内地。陈英士有一个听差，穿得很好，人很强壮，管包扎装运军火。我有一次看见他装运军火，办法是拆开一套新的洋式沙发（当时上海还没有汽车，沙发也极少见），将手枪塞在弹簧中间，然后将沙发仔细缝好，看起来天衣无缝，决不会知道其中有武器。运起来虽然分量不轻，好在沙发本身已很重，当时人也不大知道沙发到底该有多么重，所以更不会看出来，这个听差的姓名我记不起了，而他相貌如今想来还历历如绘。后来我曾打听他的下落，也没有人知道。

——摘自中华书局1961年版《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一集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一文（二）

陈英士等在上海光复前夕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沈 焕 唐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辛亥年九月初三日），余随先君纘云公至民立报馆。步入一密室，则见三、四人已先在。先君与之作耳语，未几即于袖底出一密柬，命余乘马车送至卿媛里某号（其后始知为中国国民总会秘密地址）楼上，面交陈英士先生。陈得柬后，即匆促同车返民立报馆出席会议。与会者有宋教仁、范鸿仙、叶惠钧、叶楚傖等若干人，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并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以激励民气。报纸一出，购者纷至，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时为上海光复之前数天，紧张情形于此可见。至商讨上海起义之通常会议，则在南市信成银行会议室举行。秘密活动经费悉由信成银行垫付，合上海军政府成立后之饷糈，计有数字可稽者达三十余万元，故信成银行实为上海光复一役经费之泉源。

自十月二十四日会议决定大纲后，直至上海光复之前夕，陈英士、李平书、叶惠钧与先君纘云公等日必举行会议，废寝忘食，恒至通宵不寐。余以有送书信之责，有时亦参加旁听。其初本拟待南京先发难，嗣后汉口失守，汉阳危急，非上海响应，无以解武汉之危，遂决计先从上海入手。至送书信之责，不命成人，而由童子任之者，岂以年令较小，不易受人注目乎？

——摘自中华书局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
原题为“上海光复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

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前后

黄 一 欧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不久，我在东京接到先君克强先生来电，叫我赶来香港。不料到香港时，先君已经乘轮去上海了。我本想即时赶往上海和先君见面的，但因胡汉民坚留暂勿离港，等待广东方面发难，以致未能成行。这时，香港统筹部迭接陈其美自上海来电，请速输送同志前往协助，于是指派我和另外七个同志到上海去。记得同去的有洪承点、赵光、赵彦先和一个姓巴的江苏人（此人后在沪军司令部任军需处长），其余三人的姓名已记不起来了。

我们坐海船由香港动身，于重阳前后到达上海，在跑马厅后面马里士（小弄堂名）机关部见了陈其美。他说先君已经往武汉去了，并告事机迫切，有一触即发之势，叫我们就住在机关部待命。

十一月二日（旧历九月十二），陈其美、李燮和等秘密集议，认为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储存的械弹很多，且吴淞口外泊有清海军五舰，将运制造局械弹上济清军，急攻汉阳；急须夺取制造局，光复上海，并可防止上海武器运往汉口。于是，决定三日午后举事，警察、商团同时发难。这天午后三时，陈其美、李燮和等率领同志分途出发，进攻江南制造局。从马里士出发时，陈其美叫我和他同坐一辆马车，随身带了炸弹、短

枪，还带了一捆旗帜。我们在南市附近下了马车，赶到高昌庙制造局。当时制造局四角围墙上设有炮楼，大门前是一条长巷，门口安置了重机枪。党人奋勇进攻，守兵用机枪猛烈扫射，不易接近。从午后四点钟开始，相持约有两个钟头。这时，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坐汽车赶来调处。他说英国领事出面担保，愿陪同陈其美到制造局内谈判。陈其美答应下来，和李平书一道坐汽车进去了。我们在原地及四周田野严阵以待。天黑以后，李平书独自出来了，说谈判破裂，陈其美被扣在局里。我们为了营救陈其美，夺取制造局，决定继续攻击。我向附近的巡防营（士兵多湘乡籍，平日已通声气）借到土炮一尊，还来了两个炮手（一个是湘乡人，名叫王得胜）。此外，住在法租界黄浦滩附近名利栈的南京陆军小学下来的两百多名广东籍学生，也赶来加入了战斗。虽然增加了新的力量，终因守军火力过强，迄无进展。后来，一部分同志在制造局西边围墙下挖开一个洞子，塞满炸药。霎时轰然一声，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大家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分途搜索，彻夜枪声不息。守军遭到内外夹攻，无法支持。大约在四日午前四点钟的光景，全部占领了制造局。

.....

十一月六日，我由龙华进城，先到海防厅都督府看看，不料里面空空如也，象座冷庙。惊诧之余，问明情况，才知道前两天推举出来的都督李燮和，因为人地生疏，一筹莫展，早已躲到租界上去了，而陈其美也没有过问。一个新成立起来的都督府，竟陷于瘫痪状态。当天晚上，一部分同志在一品香开会，改推陈其美为都督。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洪承点、赵光、赵彦先以及京剧演员潘月樵等都在场。陈其美本人却不在场。

陈其美出任都督后，洪承点即着手组织沪军。这支部队是

以南京陆小来沪的粤籍学生、原第九镇一部分官兵、参加起义的警察、商团和巡防营士兵组成的。都督府委派洪承点和我担任沪军正、副司令。沪军成立时有两千余人，装备齐全，不久就开往苏州阊门外驻扎，加紧训练。当部队由北火车站乘车出发时，上海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工商界代表齐集车站欢送，群众狂热欢呼，鞭炮声震耳欲聋。许多人争着把一串串的鞭炮吊在竹竿上，再把竹竿绑到火车头上。各界送的罐头、食品、香烟、毛巾等慰劳品，堆积如山，应有尽有。车到苏州时，程德全都督率领各界代表在车站迎接，并有苏军列队欢迎。

沪军开往苏州，正是汉阳战局紧张的时候，先君多次电促陈其美速即进取南京，策应汉阳。陈其美叫我和刘步青（湘阴人，日本士官毕业生，一九一二年继洪承点任第七师师长）先到第九镇徐绍桢处了解情况。我们由上海坐一个火车头（只挂一个车厢）开往南京，在尧化门第九镇司令部见了徐绍桢。他介绍了敌情，并谈到部队打了很久，弹药缺乏，亟待补充，希望上海方面予以接济。和徐绍桢见面之后，我们马上赶回上海，报告陈其美。他认为南京城内清军实力雄厚，单靠沪军和徐部难以攻下，必须联合江浙各地民军一致行动。于是，又叫我们先往杭州和朱瑞联系。我们仍是坐火车头出发的。在杭州见到朱瑞，面达先君和陈其美问候之意（杭州光复前，陈其美曾亲往策划，并接济械弹及经费），力陈组织联军会攻南京的重要意义。朱瑞表示赞同，并即作好行军准备。我们马上通过火车站上的电话报告陈其美。随后，又到苏州见了程德全、刘之洁，到镇江见了林述庆，最后见了徐绍桢。他们都赞成组织联军，并认为越快越好。不久，朱瑞统率的浙军首先开到镇江，其他各军也陆续到达。在陈其美的提议下，公推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指挥各路民军。并在上海成立总兵站，担任

联军的后勤工作。总兵站设在闸北巡警总局内，总监为李厚祐，副监陶逊。

十一月二十二日（十月初二）起，联军开始向南京进攻，……十二月二日（十月十二）晨，南京城清军见大势已去，悬白旗投降。

——摘自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四集黄一欧《辛亥沪宁光复的片断回忆》一文

陈其美与攻克上海制造局

王子骞

辛亥广州之役失败，我仍回到日本东京，因情绪激动异常，读书深造之念全消。这时党内为广州发难所购物品，尚有部分未运的手枪、磺药、雷管、电线等物，分藏在各党员手中，党命我收集密运上海，并预约陈其美按指定的船只日期到码头接取。八月（指阴历，下同）下旬动身，余健（四川荣昌县人）胡光蜀（四川西昌县人）两党员同行。行前往会日本民党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探武昌起义情形（武昌已于八月十九日发动）他们说，正有日本大佐级军人两位前往武汉观战，为我作了介绍，并以途间安全相托。当船进入上海黄浦江，我怦然心动，暗忖万一其美不来接，我当如何逃避海关的检查。及船抵岸，见其美立岸上，心顿坦然。但又想，素以机智灵敏、神通广大著称的陈其美，他将如何逃避检查呢，倒要留心留心，长长经验。其美上船，与我略一招呼，即指挥来人把大小行李从船尾吊下，又引着我和余、胡两人到船底火舱，开门下舢板。他对船上人说些什么我一点听不懂，只见他指挥舢板，未经过海关检查处，径向华界方面开，抵一小汉港，有马车一辆停在岸侧。他又指挥把行李取放车上，平安无事地到了跑马厅侧马霍路一所住宅，把我一人留下住了。这是其美私宅，楼下一排房作了招待来往党人之用，洪承点、巴泽宪、陈方度（湖南宝庆

人)、李燮和(湖南安化人,后来变节为筹安会发起人之一)已住在内。这时袁世凯已被清廷起用,派段祺瑞率兵南下,夺回了汉口,党军岌岌可危。聚集上海的各省党人,在其美的团结下,都在日夕筹画策应武昌办法,认为非赶快占取上海制造局,以其军械资助党军,不能挽救颓势,于是决定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发难。某日,其美向我说:“晚上要和满清官员开谈判,敢不敢去?”我答云:“老兄敢去的地方我总敢去。”黄昏时,其美归,约承点和我到了南市,下车一看,是上海警察厅,这是党人向有戒心的所在。入内,在一大房间坐下,已有七八人先坐在内与其美打招呼。移时,厅长出来,身体魁梧,操北方口音(是否姓徐,现在记不清楚),说话颇爽快。他说:“武昌已起义,我是汉人,革满洲的命,我有什么不赞成。但是,上海华洋杂处的地方,动辄惹起外交,你们革命党我相信得过,只是发动时,帮会匪类难免不乘机抢劫,杀人放火,维持治安一事,又是我的职责所在。”他的话是一放一收,神态是又赞成又为难。登时其美站起,以手按桌上,望着那个厅长说:“我们就是为着华洋杂处,动惹外交,希望彼此少流点血,才来和你开谈判。你纵有为难处,我们要干的总是要干。”他现出一种勇敢坚决气概,威胁着对方。其美话刚完,对面有一个绅士状的人在发言,我暗问承点是谁,承点答是李平书。这人说:“厅长知道吗,已有好几千革命党到上海,他们的炸弹那样厉害,上海真会糜烂,还是和平想办法的好。”那厅长听完话,即说:“就这样子吧,你们事前活动,我可装着不管;发动时,我的警察决不参加战斗,只负维持治安责任。”所谓双方谈判,就此结束。这一谈判当然是我方胜利,警察的力量,讲打是无力的,但在党人未集合前,还是有力可以阻碍党人的活动,甚至逮捕党人;有了这次谈判,党人

就可毫无顾虑地携带手枪，在华洋交界地大胆进出了，对进行革命，便利不小。

我带回的东西有限，此外究有好多人和枪支，我们外来的人不明了，也没作过地形侦察，全局的部署都在其美心中。他整天忙，对我们也只说个大概。到了九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左右，有人引着我们到斜桥上海总商会，广场旗杆上升起清朝龙旗当空飘扬；一队一队商团开来，洋装革履，械弹精良，步伐整齐。队伍排列好后，即有人登台演说，宣布独立，扯下了清朝龙旗，升起了同盟会制定的青天白日旗（民国成立后的海军旗样式）。一时欢声雷动，经久不息。商团分道出发，负责维持街市治安。革命党人三三五五地奔向西园集合，发长枪、手枪、炸弹等物，临时司令是高知白（浙江人）。党人身先群众，队伍整顿毕，即向上海制造局前进。路上岗警看热闹似地望着我们跑过。四川同志余健、胡光蜀、尹赤侠亦继至。制造局前门一带，手拿着明火枪、四瓣火枪、猎枪、羊角叉、大关刀、长矛等各色各样的武器，成千上万的人，从各条道路、各条小巷蜂拥而来，对制造局形成了一个包围形势。当时制造局的大门站着几个卫兵，看不出有什么惊慌样子。站在前面的党人中有人说，我们先礼后兵，向卫兵交涉。卫兵表示：“我们倒下照，当心里面的军队。”大家听到这一句话，便如潮水一般，冲进了大门，经过约二丈余的通道，见一长方形大坝，其后列一洋式楼房。我们在坝内散开，即发枪并抛出炸弹向洋楼攻击。洋楼发出一排一排的枪向下打来，我们伏在地下，每向前冲一次，楼上的回击也紧一次。炸弹（香烟筒作外壳的）力量有限，我们冲不进去，但敌方虽是俯瞰射击，也竟没有打死我方的人，这是因为里面的军队有同情革命的，因而向空发射之故。这样相持了许久，仅有高知白司令腰受微伤，离队而去，

便由其美担任临时司令。在冲击时，围着制造局的广大群众，挺着各色军器，发喊助威，震天动地，声势实足慑伏敌人。相持至五时左右，我们退回大门外时，局内出来一洋员招手说：

“派代表入局交涉。”众推其美往，其美进去后铁门随着关了。薄暮，李平书（他是制造局会办）乘马车自内出，众人把他挡住问消息，他说其美已被捆绑，苏州有无军队开来不可知，劝我们快散，说完就催促马车飞驰而去。这时，我们外来的人真想不出办法，只得陆陆续续回到其美家中。大家正在冥思苦索想办法之际，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大家吃了一惊，立即掏出手枪应变。随即听外面有人说：“是我走了火”，出去一看是李燮和。大家狠狠地责备他一顿，并问他说：“护厂营的湖南军队，你夸口已运动好，何以今天还未开来？”他着了急，说：“我马上去效申包胥秦庭之哭”，并约好次早在制造局晤面。翌日，不待天亮，我们奔向制造局，持械围局的民众似较昨日更多，火把还未尽熄。不一会，有人跑来说，炮兵营运动好了，跟着燮和也跑来了。他说炮队就要开来，这话登时传开，大家沸腾起来了。炮队炮车果然开到，一面忙着架炮实弹，一面就有人越墙进去，把局侧的职工学校放起火来。仅仅向洋楼打了几炮，里面毫无声息，霎时一支白旗出现，铁门敞开，内有工人大声喊：“总办从后面（黄浦江）逃走了，赶快进来。”大家汹涌冲了进去，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这时情形混乱，军械库已被群众打开，自由携取枪支。我和承点异常着急，认为如此举动，于革命无益，容易召乱，请燮和下令禁止。但他不知命令如何下法，承点即在他的大红名片上为他写了命令，偕同志数人到库前对正在取枪的群众传达命令，宣传革命意义，并告以马上成立军队，已经取枪的人早来登记，没有枪的投效后

一律按照才能授职。群众真是拥护革命，马上停止取枪，让我们把库门锁了。当天约散失二三千支枪，其他库房仍是储满武器，真令人高兴。

这时苏州尚未独立，我们为了保卫新占领下的制造局，由党人组织巡察队，日夜巡察，以防意外。像这样的工作整整搞了三天三夜，到九月十五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十六日（阳历十一月六日），上海军政府成立，举其美为都督。承点、泽宪、赵某（赵声之弟）和我皆认为如不尽快编组军队，打下镇江、南京，还是不能解武汉之急。往商其美，得其同意，别组沪军先锋军，任承点为总司令。燮和原属光复会，自以是役功多，不得选都督，遂自成一系，率军占取吴淞，任吴淞都督。越数日，军政府派第三科长张群来局接收武器。我们护厂之责已完成，就移住西园，成立总司令部，开始募兵。承点旧隶熊成基部，一同起义，军界源源来助者日众，第八镇新军退伍不久，以倾向革命，纷纷投效，兵源得以无缺；至于武器配备和一切军用品的购置，有军政府的大力支持，亦易办到。为日不久，就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镇江、南京之攻取，出力甚多。

事隔五十年（编者按：此稿一九六一年撰写），所能回忆的仅此，不够详细，当年参加此役的同志认为有错误时，切盼予以纠正。

——摘自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四集。此文原题为《攻占上海制造局亲历记》

陈英士先生事略

项士元

陈其美，字英士，吴兴人，年十五，弃读就商，旋以清政败乱，外侮洊至，又薄商不为。癸卯，走上海，闻留学日本者多民党魁杰，丙午夏，遂东渡肄业警监学校。是时孙中山先生疾清廷祸国，力倡革命，设同盟会于东京，号召志士，遂入会遍交俊杰，明年，改入东斌学校，戊申春归国，遍历浙东及京津各地，联络党人，设革命机关于上海。己酉夏，与张恭辈密谋大举，会党人刘师培，为清两江总督端方谍，窥伺秘密以告，事洩，缇骑四出，张恭被逮，江浙事因而停顿。庚戌，与宋教仁、谭人凤共立中部同盟，以规画长江党事；秋，与于右任在沪创民立报，宣传革命，又创民声丛报以资辅弼；复助津人霍元甲创立精武学校，阳称昌明国技，实以教育英俊少年，为后日举事之用。

辛亥三月，赵声、黄兴谋起事于广州，招其美至香港，会二十九日事败，志士七十二人皆殉，其美乃出奇计，力脱余人于厄。其美以南方既不可为，武汉据长江上游，上海为之咽喉，一旦有事，足以震撼南北，乃益致力于此，与三楚豪杰共相提携。

秋八月，武汉既起义，其美即走江宁，谋为策应，以仓猝难为，乃返，转而经营淞沪，九月十三日（阴历），率诸志士进击江南

制造局，以武器弗如，未下，径往晓以大义，众止之不听，果为所执，明日，援者大集，制造局下，得复出。众议以为上海长江门阙，当江浙之冲，须择能胜繁剧功又最高者总其事，因群推其美为沪军都督，而以李平书长民政，旋更说海军使之用命，并收据邮电各局。翌日，江浙皆宣称独立，镇江亦响应，惟张勋拒守江宁，遂合浙、苏、镇、沪诸军，推徐绍桢为总司令，会师南京，环攻两旬余，卒破走之。南京既下，湘、赣、皖、秦、晋、蜀、滇、黔、两粤亦陆续独立，上海当四冲之区，简军实，料战具，镇抚军民，联络邦交，与夫客军往来行李之供给，援鄂、助皖、攻徐、争鲁之擘画，一切毕凑，惟日不给，其美兼筹并顾，措置裕如。旋诸省代表皆会上海，议于南京设中央政府，孙中山先生主国是，庶政草创，万机毕会，其美驰驱宁沪间，翊赞尤多。二月，和议既协。清帝逊位，南北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谬欲见好，畀以工商总长，不赴，授以勋二位，亦笑置之。六月，唐绍仪以(袁)世凯侵越阁权，争之不得，遂去，其美电(袁)世凯诘责之，(袁)世凯由是益严惮，以挟兵柄乱政令见毁，其美既见(袁)世凯之难与共事，乃辞工商总长，自请出游欧美，(袁)世凯许之。时其美已悉以沪军付苏都督，寻应(袁)世凯之招北上，既见，审其权谄，以言微感之，比出，(袁)世凯阳为好语于人曰：「英士故机敏者」，遂大惑之。

二年春，袁世凯密遣武士英，应桂馨刺宋教仁于上海，遣李纯率军入赣，秋，李烈钧遂起兵湖口，宣称讨袁，宁、粤、湘、皖、蜀、闽继之，其美亦以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起兵。初赣宁军起，驻沪陆海军多造庐谋策应，其美信之，遂不为备，而袁将郑汝成亦阴连结陆海军使为之用，及事迫，众相顾踟躇，莫肯先发，其美知中变，更令蒋介石合旧部，众踊跃相应，然袁